

天高霜清之二(纸本水墨,2019)



天工·七合(铜组件,2021)现场图

当代水墨超越了东西方范畴

羊城晚报:您为什么选择当代水墨作为艺术创作的发力方向?

王绍强:我人生的第一幅画,就是水墨,这是一种天然、自然的情感联系,也是生长环境带给我的影响。虽然在求学期间,我几乎都在创作西画,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水墨的路上。

中国人对水墨有着特殊的感情,水墨也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态。中国艺术家的东方文化身份非常重要。从上世纪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中国之后,中国的当代艺术一直在寻求“找到自己”,当代水墨同样需要处理“西方语汇”的问题,同时,还要关注水墨本身的文化性、材料性、观念性等。我还是认为,要在对当下鲜活的观照中回归到我们的根,才有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构建。

羊城晚报:在您看来当下的水墨创作具有怎样的特点?

王绍强:水墨创作关注的已经不是某个单一的问题。当下的水墨借助独具东方审美的媒介,为观者打造出了一个高于画面本身的

思考空间,会引发我们关于人与自然、生命、哲学以及自身的持续探索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当下的水墨创作超越了东西方的范畴,通过全球视野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当代水墨山水景观图式。

羊城晚报:您认为当代水墨的发展,要注意什么问题?

王绍强:从大原则上来说,当代水墨在传承发展笔墨传统的前提下,还要注重其思想性、观念性,应该来源于中国的哲学体系,从而达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。然后,我们在面对观众、对话国际的过程中,要清晰自己的身份识别:我就是中国艺术家,我做的就是中国的艺术。中国的艺术也是世界艺术的一部分,我们要有这么一个自信。

艺术家更有一种使命感,我们创造好的艺术,也要创造能够国内、国际接受和理解的艺术。当今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,今天的艺术也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,艺术也要应时代的变化而做出转换创新。

和“岭南”有一点距离

羊城晚报:我们注意到,您的创作也出现在“后岭南”群体中,您希望自己在其中是怎样的角色?

王绍强:首先需要说明的是,我的成长过程其实和“岭南”有一点点距离。我出生在粤东,同时受到“岭南”和“海派”的影响,而我求学包括艺术方面的成长更多是在上海,那是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期。大学毕业我回到广州美术学院深造与工作,也和不少老先生交往,并向他们请教。因此我不能简单将自己划分在哪个具体的地域文化上。

在我的理解里,岭南的精神在于革新,勇于拼搏,敢于进步。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推动者,但从来都不认为只有轰轰烈烈的改革才能实现水墨的当代转化,在精神上核上也我和“岭南”有一点距离。

我们需要推动水墨往前走,但是水墨不能脱离当今的社会和时代太远,艺术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民中去。从艺术管理者的角度来说,我的职责就是推动文化、艺术的发展;而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,我希望能整个传承和创新的脉络中,寻找一个新的角色。这两者是互相呼应的。

羊城晚报:您作为一名艺术管理者,而同时您又是艺术家,您是如何平衡这些身份的?

在天文地理间探索当代水墨

王绍强:

从笔墨传统切入传承创新

羊城晚报:您本次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个展和此前北京的个展有什么不同?

王绍强:北京的展览在作品和空间之间进行了一种全新关系的建构,让作品与空间形成不一样的融合与对话,呈现一种较为完整的艺术面貌,为这次深圳的个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
这次展览是我从个人创作的脉络出发,展出近年创作的60多件作品,很多作品在原来基础上有崭新的探索与尝试,相对来说更立体地展现了我的整个创作体系和逻辑。除了架上绘画,我还专门为何香凝美术馆的内庭院创作了雕塑装置作品《天工·七合》,增加了庭院造景层次。这种再造与该馆所具有的自然元素和东方审美空间融为一体,这是凸显整个展览观念及层次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另外,这次展览增加了文献部分,展现了一些创作日常、素材以及工作室现场感等等,力图生动地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及工作方式,从中可以看出我真实的创作环境和工作状态。

羊城晚报:为什么选择天文、地理作为创作的切入点?

王绍强:我出生在粤东潮汕,求学于上海,从小在大海、海风、阳光、星空和山川中成长起来的这样一个人。我也从小就喜欢用画笔,记录这些熟悉的风景。毕业后我辗转到了广州并在这里定居、生活、工作、创作,但是多年以后我才慢慢发现,自然对我内在的塑造和感知从未改变。当仰望苍穹、俯瞰大地,你会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一种内心的平静。所以这些年来我的探索一直围绕天文和地理展开,不断寻求一种适合的表达形式。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曾睿洁 图/受访者提供

无论公务多么繁忙,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每天至少画三次画。如无意外,王绍强每天的安排几乎是固定的。早上7点到工作室画画,工作40分钟左右,8时出发去广东美术馆上班;下班回到工作室,早上画上的水墨已经干了,接着画;到了夜里11时50分,第二遍水干了,继续画画。周而复始,只争朝夕。

他说,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一层一层地上墨,如茶色和茶渍的层叠生成一样。时间紧迫,这是让时间和空气帮助他完成作品。为了更好地进行时间管理,王绍强做了很多减法,比如把工作室创作、读书、喝茶等位置固定,相关物品也放在最顺手的地方,这样不会因为寻找而分心。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,他坦言,有时候活动到了晚上8:30就浑身不自在,甚至找借口离场,因为“这个时候我应该在工作室画画”。

他告诉记者,画画创作之于他,是内心的一团星星之火,从未熄灭。王绍强出生于广东粤东的一个小渔村,至今他还带有明显的潮汕口音。作为一个在海边长大的孩子,大海情结伴随他的一生,与对星空、高山的向往一道,成就他和他的艺术。

上世纪90年代到上海求学,从岭南文化到海派文化,这种交融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。2001年,王绍强回广州美术学院读研究生,毕业后留校任教,担任视觉艺术学院的首任院长,2016年调任广东美术馆馆长。

近些年开始个人水墨创作实践以来,王绍强有过四个重要个展。前三次分别在广州和杭州,第四个则是他的首个北京个展,主题“二即一”既包含其创作理念,同时也指代他在美术馆馆长和画家之间来回切换。

11月5日,《理——王绍强的维度与艺术》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拉开帷幕,展出他近年创作的60余件作品,呈现基于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体系的跨界艺术实践。

E-mail:hdzk@ycwb.com

【活色生香】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 《鱿鱼游戏》火遍全球

韩剧《鱿鱼游戏》火遍全球,大家甚至cos起了剧中的怪胎游戏,还有“一二三木头人”,连最近韩国的游行队伍都穿着剧中的服装……一部超现实主义作品,将以往的流行元素打乱重组,用极其简单甚至能引发童年美好回忆的“游戏”来设置主要剧情,它是怎样引来全世界关注的呢? 故事很简单:一群走投无路的底层贫民收到某个神秘组织的邀请,共同加入了一场游戏,经过一轮残酷淘汰后,最终活下来的赢家只有一位,可以带走最终的高额奖金。 这些生活中的输家,谁会走到最后成为大赢家呢?这个悬疑一直牵引着大家。在这些看似简单的游戏里,暗藏着你我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鲁迅的孙子不会写作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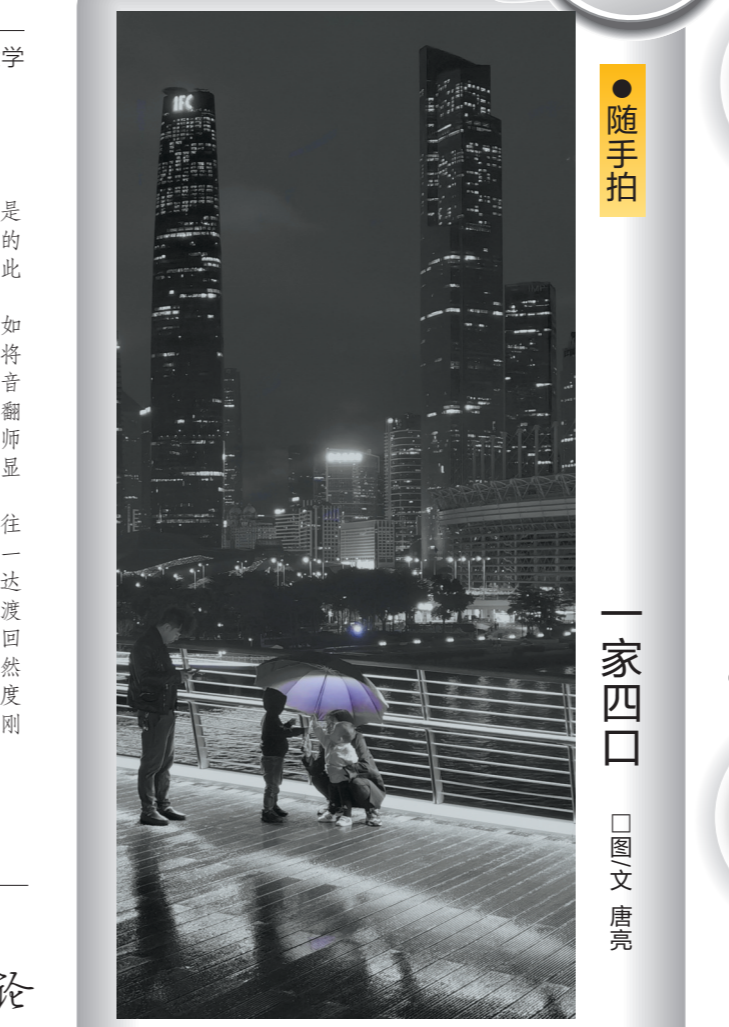
大有喜感了,鲁迅孙子周令飞说,他不会写作文,他们不信。这段他受访时的话火爆网络:“要我写通讯报道,我最不会写的就是作文。他们不信,就得写,因为我是鲁迅的孙子。”“没辙,写吧,起了一个头,写不下去,已经半夜两三点钟,太困了,排长拿根烟给我抽,我说不,他说怎么可能,鲁迅抽烟……” 做名人难,做名人的孙子更难!笑归笑,刻板化标签化的认知,由此可见一斑。有时你越想逃离,越被支配。我是教作文和评论写作的,对“不会写作文”很敏感,舆论爆点也在这几个字上:鲁迅的孙子竟然不会写作文? 这让我想到上半年火爆的另一篇文章,一个北大教授吐槽说,自己6岁就能背下整本新华

【如是我闻】李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 “度”从“渡”来

佛教里的“度”是从“渡”来的,意思是使人从凡尘的此岸到达脱离生死之彼岸的过程。佛教的出家为觉悟之第一步,因此也被称为“度”。 德文中的Übersetzen有两个含义:如果重读在第一个音节的话,是“摆渡”,“将……渡过河”的意思;如果重读在第三个音节的话,是“翻译”的意思。而汉语的“翻译”一词同样来自佛教:“先,沙门法显于狮子国得《弥沙塞律》梵本,未得翻译,而法显化。”(慧皎《高僧传·译经下) 其实“翻译”是“摆渡”的延伸义。以往读黑塞的小说《悉达多》,当悉达多独自一人踏上修行的征程时,一位摆渡人将悉达多渡过了河,但悉达多没钱付给摆渡人。摆渡人预言说悉达多多年后一定会回到这条河来,来补偿他。后来悉达多果然又回到了这条河流旁,因此与摆渡人共度余生,并在摆渡的过程中获得觉悟。《金刚经集注》上说:“度者,渡生死大海也。”

【横眉热对】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趣味不能争论

今天,没有谁会认为莫奈画的《日出·印象》不好。甚至,绝大多数人都同意,此作堪称杰作。因为,寥寥数笔,生动至极,色彩丰富含蕴,令人回味无穷。但是,1874年此画公开展出的时候,巴黎观众可不是这样看的,在他们眼中,这就是一张业余之作,胡乱涂抹,笔触混乱。其时法国国家沙龙学术委员会主席是杰罗姆,一位名震欧美的学院派画家。有名到什么程度?他的重要作品居然会成为公众事件,受到热烈追捧。然而,曾几何时,谁还会想起这位当年的画界名人?艺术史对他的评价显然要远低于革命的莫奈。 时尚与趣味变化之决绝,简直让人不可思议。 不过,我敢保证,同样是今



初秋的夜晚,飘着细雨。在通向广州塔的海心桥上,四口之家似乎游兴不减。爸爸在查看手机,妈妈为两个孩子打着一把紫色的伞。灯火辉煌的摩天大楼再绚丽也是背景,一把伞为一家人撑起一片温馨。 “随手拍”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 人生加减法

小姑娘独处的朋友阿燕,从事业入口贸易,生意顺畅,生活无忧。她养了一只善解人意的猫,日子倒也过得有味。 然而,平地一声雷,疫情蹂躏大地,原本如流水般顺遂的生意骤然被投进了许多石块,处处堵塞,困难重重。生意停滞不前,可是,办公室的租金得照常交,职员们的薪金得照常发,如山般的压力让她夜夜失眠,她日渐消瘦。 就在这时,她又遭逢了一个沉重打击——她的宠物猫病死了。没想到,她接着下来竟然有了一连串让人瞠目结舌的举措。 首先,她快刀斩乱麻地结束了营业,紧接着,她将家里的收藏品(诸如镀金茶具、琉璃雕塑等)赠予亲朋好友,此外,也将珍藏

【不知不觉】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 陈福民的“北纬四十度”

陈福民的《北纬四十度》最近登上了多个榜单,渐渐进入大众视野。起初,陈福民在2018年第2期《收获》开设了专栏,第一篇《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》从公元前三百多年的赵武灵王写起,陈福民描述曾多次驾车往返G6公路,寻踪历史中出没的那些重要的人物与战争线索。作为专栏的责编,我觉得陈福民是选择了一种困难重重而又生动的方式,将潜心多年研究的历史,与行走中的田野考察融合,这多事的“行走”仿佛一场隆重对话仪式。 陈福民提出的“北纬四十度”首先是一个地理带的概念。这条地理带与万里长城生死相依。“在它的南方,定居民族修筑要塞土开渠,男耕女织安居乐业,却也将息着辛苦,小富即安;而它的北方,游牧民族辽阔开原骏马驰骋,寒风劲凛,雨雪交加,却也砥砺出坚韧豪爽、自由奔放。”同时,在陈福民的笔下,“北纬四十度”也是一个文化历史概念。从

● 随手拍

一家四口

□ 图文唐亮